

困學集

鄭振鐸著

文 學 研 究 會
創 作 叢 書

困 累 集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

◆一九一

港

命(86128)

☆文學研究會
創作叢書

困學集 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鄭振鐸

發行人 王雲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(本書校對者喻飛生)

目次

盛世新聲與詞林摘豔	一
詞林摘豔裏的劇本及散曲作家考	三七
關於大唐西域記	一五〇
索引的利用與編纂	一五五
跋圖書集成詞曲部	一六八
跋嘉靖本篆文陽春白雪	一七六
鄒式金雜劇新編跋	一八三
跋隆慶本四雅	一九一
讀書小記（四十則）	一九五

困學集

盛世新聲與詞林摘豔

一

在雍熙樂府（一）未刊行之前，選錄南北曲最富的曲集，要算是『盛世新聲』和『詞林摘豔』了。楊朝英陽春白雪（二）十卷，載套數五十餘章，小令四百餘闕；他的太平樂府（三）九卷，載套數一百三十餘章，小令若干闕。其他像樂府羣玉（四）（五卷），樂府新聲（五）（三卷）等等，則所錄更少了。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（六）著錄無名氏南北宮詞十八卷，中州元氣十冊，似卷帙較多，卻絕不可得見，不知所載元人曲究有若干篇。

第一次著錄盛世新聲和詞林摘豔的書，當爲明高儒的百川書志：（七）

盛世新聲九宮曲九卷

盛世新聲南曲一卷

盛世新聲萬花集一卷

大明武宗正德年人編，三集總大曲四百餘章，小令五百餘闕。

詞林摘豔南北小令一卷

詞林摘豔南九宮一卷

詞林摘豔北八宮八卷

嘉靖乙酉吳江張祿校集；以盛世新聲博取欠精，速成多誤，復正魯魚，損益新舊小令，百九南調，百七十有七北調，南九宮五十三，北八宮兼別調二百七十八。詞林之精備者。

高儒編輯此書目的時代，在嘉靖間，蓋和詞林摘豔的編者張祿同時；離開正德——盛世新聲的編輯時代——也不過二十餘年。崇禎間，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（九）也著錄：

盛世新聲九宮曲九卷又南曲一卷，又萬花集一卷，正德中人所編，不知名氏。
張祿詞林摘豔北八宮八卷，又南九宮一卷，又南北小令一卷，吳江人。

錢遵王也是園書目（十一）亦著錄：

詞林摘豔十卷

盛世新聲十二卷

高儒和黃虞稷都以爲盛世新聲是十一卷，獨錢遵王作十二卷，正和今日所見諸本合。

清初，庭臣們纂修明史，其『藝文志』全據千頃堂書目，（十二）而獨創新聲、摘豔諸書不

載。自此以後，新聲、摘豔便不復爲人所知。諸清代藏書家書目，也無復有著錄之的。不料消聲匿迹二百五十年後，忽復先後出現於人間。使我們有機會對於元、明間的散曲作一番更精密的研究，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幸運！

詞林摘豔的出現，似先於盛世新聲。吳瞿安先生最着急於曲集的收藏。我很早便知道他藏有此書。後來他將所藏交涵芬樓刊爲奢摩他室曲叢，摘豔亦收入曲叢中，始得爲我所讀到。我到北平，曾懇諸主藏者將摘豔及沈璟的南詞韻選二書見假。幸獲假得，置之案上者近一年，均得錄副。（北平圖書館也由我那裏錄一副本而去）。一二八之役，涵芬樓及其所藏，胥化爲灰燼，吳氏藏曲也多半失去，致瞿安先生有『曲者不祥之物也』（十三）之嘆。然此二書獨以伴我北去而獲全。吳氏所藏摘豔，爲張祿原刊本（刊於嘉靖乙酉），（十四）最爲罕見，聞他又藏有他本，爲萬曆間（？）徽藩所刊。惜未獲讀，不知有無歧異處。

我最初見到的一本盛世新聲爲周越然先生得之中國書店者；凡十二卷，有南北小令二卷，而無萬花集的名目。（十五）曾向越然先生假得，窮二月之力，將其與詞林摘豔及雍熙樂府不同處，一一錄出。用力至劬，而自覺不爲無益。

後來，在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又見到萬曆二十四年內府重刊的盛世詞調（即盛世新聲）及萬曆二十五年重刊的詞林摘豔二書。前年，內府重刊本的詞林摘豔曾出現一部，爲琉璃廠遂雅齋所得。頗思獲得之，而終歸北平圖書館，心裏殊爲耿耿！而同時劉氏嘉業堂所藏重刊增益

詞林摘豔（十六）也影印了出來。去年春天，到了上海，在商務印書館藏書室裏，獲觀福州嬰氏大通樓所藏殘本盛世新聲，（十七）後竟附有萬花集二卷，爲之大喜欲狂！雖在上海僅有數日留，而不惜費一個整天的工夫，將萬花集全部錄目而去。至是，關於新聲、摘豔二書，乃有充分的材料，足以供我們作比勘的研究了。

二

新聲、摘豔的關係究竟如何呢？我們都知道摘豔是增刪新聲而編成的。但其間，有多少的歧異呢？且此二書，坊間每多僞本，往往張冠李戴，將摘豔數卷混入新聲，或名爲新聲而實則仍爲摘豔。（十八）這種種都有待於仔細的比勘與精密的研討的。

先講盛世新聲。

高儒和黃虞稷都以爲盛世新聲爲正德間人所編，不知名氏。周氏藏本，有新聲引：夫樂府之行，其來遠矣。有南曲北曲之分。南曲傳自漢、唐，北曲由遼、金、元至我朝大備焉。皆出詩人之口，非桑間濮上之音，與風雅比興相表裏，至於村歌里唱，無過勸善懲惡，寄懷寫怨。予嘗留意詞曲，間有文鄙句俗，甚傷風雅，使人厭觀而惡聽。予於暇日，逐一檢閱，刪繁去冗，存其膾炙人口者四百餘章，小令五百餘闕，題曰：盛世新聲，命工鍛梓，以廣甚傳。庶使人歌而善反和之際，無聲律之病焉。時

正德十二年歲在疆圉赤倉若上元日書。(十九)

在這『引』裏，編者自己不署名。張祿序詞林摘豔云：『正德間，哀而輯之爲卷，名之曰盛世新聲，』也不說是什麼人編的。劉楫爲摘豔作序，則云：『頃年，梨園中人，搜輯自元以及我朝，凡辭人騷客所作長篇短章，并傳奇中奇特者，宮分調析，萃爲一書，名曰盛世新聲，版行已久。』這裏祇斷定了是梨園中人所輯，也沒有說出主名來。饒氏大通樓書目著錄此書，作：『盛世新聲二十卷（二十）明戴賢刊本白綿紙。』

但原書題的是：

樵仙、戴賢、愚之校正刊行。

則刊行者仍不知其名氏；戴賢乃是爲之『校正』的。高儒離新聲的編成，不過二十餘年；張祿序摘豔時，離新聲的刊行，只有八九年。在那時候已經不知道編刊者的名氏，現在更是『文獻無徵』。但我們若將『校正』者的戴賢卽作爲編者，當不會是很冒昧的。

盛世新聲的版本，今知者有：

(一)有『正德十二年序』本：

此本十二卷全，今藏周越然先生處；初以爲必是正德間原刊本。但有二可疑處：(1)通體卷帙不一律，或作『子集』『寅集』『亥集』，或作『卷之四』『卷之五』『卷之七』『卷之十』；(2)全部本無各曲作者名氏及劇曲原名，但到了末後數卷，忽增入作者名氏及雜劇名目。

故疑是明代翻刻者將盛世新聲原書卷帙闕缺處，補以摘豔作爲全書刻出。更有一旁證：凡增入作者名氏及劇名的數卷，其內容文句也和摘豔竟無兩樣。刊工草率。

(二) 正德間戴賢校正本；

此本今藏福建龔氏大通樓，殘存南曲一卷、正宮、仙呂、中呂、南呂、雙調、越調、商調各一卷，萬花集二卷；闕黃鍾一卷，大石調一卷。此本疑爲原刊本，正符百川書志及千頃堂書目所著錄的『九宮曲九卷，南曲一卷』之數，且萬花集自成一大部分，別立名目，也正相合。（惟卷數是二卷，非一卷；疑百川，千頃堂諸目誤）刊工至精。

(三) 『重刊盛世詞調』本；

此爲萬曆二十四年，內府所刊，刊工甚精，今藏故宮博物院圖書館，凡分『子丑寅卯』等十二集。

(四) 『張祿輯盛世新聲』本；

今藏北平圖書館，凡十二卷，嘉靖刻本；中雜詞林摘豔若干卷，而將中縫挖改重印，故將新聲竟作爲『張祿輯』的了。此是僞本，最不可據。

除了第四本不必注意之外，其餘三本都可加以仔細的比勘。

(1) 『子集』正宮，周氏藏本凡錄端正好『享富貴受皇恩』以下套數三十章。
戴賢校本同上。

『詞調』本同上。

(2)『丑集』黃鍾宮，周氏藏本凡錄醉花陰『國祚風和太平了』以下套數二十五章。

戴賢校本闕此卷。

『詞調』本同周藏本。

(3)『寅集』大石調周氏藏本凡錄『空外六花番』以下套數十四章。

戴賢校本闕此卷。

『詞調』本同周藏本。

(4)『卯集』仙呂，周氏藏本凡錄『花遮翠擁』以下套數二十七章。

戴賢校本同上。

『詞調』本同上。

(5)『辰集』中呂，周氏藏本，凡錄『暑帽穿衫』以下套數三十一章。

戴賢校本同上。

『詞調』本同上。

(6)『巳集』南呂，周氏藏本，凡錄『皇都錦繡城』以下套數五十三章。

戴賢校本同上。

『詞調』本同上。

(7)『午集』雙調，周氏藏本，凡錄『碧天邊一朵瑞雲飄』以下套數三十三章。戴賢校本同上。

『詞調』本同上。

(8)『未集』越調，周氏藏本，凡錄『四海安然』以下三十二章。

戴賢校本凡錄三十四章。

『詞調』本同戴本。

這一集，周本最可怪，每套下皆注明作者及題目，且全同摘豔所註者。疑係『盛世』原版闕失，故以摘豔版拼合補足之。

(9)『申集』商調，周氏藏本，凡錄『黃梅細絲江上雨』以下套數三十三章。

戴賢校本同上。

『詞調』本同上。

(10)『酉集』南曲，周氏藏本，凡錄『喜逢吉日』以下套數四十六套。

戴賢校本僅有三十六套，疑此本闕失了一部分。

『詞調』本亦爲四十六章。

(11)『戌集』，周氏藏本，凡錄『南呂一枝花』『絲絲楊柳風』以下套數十二章，『普天樂』『洛陽花梁園月』以下小令一百四十九闕。(周氏藏本南北小令名目，亦不另立其他名

目。）

戴賢校本，此集爲『萬花集』前卷，當是原本的面目。

『詞調』本（作亥集）凡錄曲牌五十一箇，小令數目當時未及記下。（原書在北平，未能查考。）

（12）『亥集』，周氏藏本，（南北小令不分，亦不另立其他名目）凡錄折桂令：『想多情恨殺薄情』以下南北小令三百五十九闕。

戴賢校本，此集作『萬花集後』。

『詞調』本（作戊集）凡錄曲牌五十三個，小令數目未詳。（當時未及錄下）

『詞調』本『戊』『亥』二集，當係將萬成集前後卷裏的南北小令，清理出來，將南小令及北小令分別各列一集；當時翻刻此書時，必受到摘豔影響很大。

把上面各本的異同比勘了一下之後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新聲十二卷的面目，是各本大致相同的。周氏藏本及『詞調』本雖無萬花集的名目，但萬花集全部實已包含於其中。我們嘗憾不得一見所謂萬花集者，今則，此謎可以釋然了。假如我們不發見了戴賢本新聲，這個結論是永遠不會得到的。綜上三本盛世新聲的內容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凡包括：

九宮曲九卷，計套數二百七十八章；

南曲一卷，計套數四十六章；

以上共套數三百二十四章；

萬花集二卷，計套數十二章，小令五百零八闕，和原序所謂：『存其膾炙人口者四百餘章，小令五百餘闕，』及百川書志所謂：『三集總大曲四百餘章，小令五百餘闕』者略有不符。今本小令固有『五百餘闕』，而套數（大曲）則各本皆僅『三百二十四章』，和所謂『四百餘章』者，相差甚遠。或係編者所謂『四百餘章』，乃是舉其『成數』，誇大的言之歟？萬花集內容最爲複雜，錄小令，也錄套數，疑原係獨立的一書，被新聲編者采來附錄於後的。

三

盛世新聲編刊於正德十二年，但過了九年，（嘉靖四年），張祿的詞林摘豔便也刊行了。詞林摘豔只有十卷，但在實際上其篇幅是不比盛世新聲少的；新聲裏萬花集分前後二集，摘豔卻把她合併爲『南北小令』一卷了。

編摘豔的張祿，其名氏是不大爲人所知的。百川書志以他爲吳江人，他自己也自署爲『東吳張祿』，自序末，又有一塊圖章，字爲『吳江主人』。劉梈爲摘豔作序云：

康衢擊壤之歌，樂府之始也。漢魏而下，則有古樂府，猶有餘韻存焉。至元、金、遼之世，則變而爲今樂府。其間擅場者如關漢卿、庾吉甫、貫酸齋、馬昂夫諸位，體裁雖異，

而宮商相宣，皆可被於絃竹者也。我皇明國初，則有谷子敬、湯舜民、汪元亨諸君子，迭出新妙。連篇累牘，散處諸集，好事者不能遍觀而盡職，往往以爲恨。頃年梨園中搜輯自元以及我朝，凡辭人騷客所作長篇短章，并傳奇中奇特者，宮分調析，萃爲一書，名曰：盛世新聲，版行已久。識者又以爲泥文彩者失音節，諧音節者虧文彩。下此，則又遂時變，競俗趨，不自知其街談市諺之陋，而不見夫錦心繡腹之爲懿。吳江張均天爵，好古博雅之士，間嘗去其失格，增其未備，訛者正之，脫者補之，粲然成帙，命之曰：詞林摘豔。將鑄梓以傳，而求序於余。余嘉其志勤而才贍也。使此集一出，江湖遊俠，長安豪貴，欲求樂府之淵藪，一覽可見，並不爲大快哉！故不辭而爲之序。時嘉靖乙酉歲仲秋上吉野舟劉楫識。

這序裏，對於張祿的生平，並沒有給我們以多少的光明，只知道他字天爵，是一位「好古博雅之士。」吳子明的後跋云：

詞林摘豔一書，命名者取其收之多而擇之精也。野舟劉子序之詳矣，余復何言。然觀其所載，固多桑間濮上之音，而閨閣兒女之言，亦有托此諭彼之旨；間又有忠臣烈士，信友節婦，形容宛轉，雜出於其間，皆可以興發懲戒，有關於風化，不獨爲金樽檀之佐而已。此則集書者之微意。故於末簡跋而出之。

皇明嘉靖乙酉中秋前一日

康衢道人吳子明書於南華軒中

這跋更怪，連『集書者』的名氏都不曾表白出來。難道張祿乃是一位書估之流的人物，故學士大夫們便不屑提及其姓氏麼？

張祿自己的序，也只是敘其成書的經過，俾觀者『幸憐其用心之勤，恕其輕妄之罪。』

他家裏似是很有些財產的，有所謂友竹軒（二十二）污隱軒，（二十二）蒲東書舍（二十三）諸建築，故他又自號友竹山人、蒲東山人。（二十四）我們所知道的他的生平，僅此而已。重刊增益詞林摘上面，另有他一篇序，末署『吳江中汙張祿天爵』，則他的軒名污隱，是從中汙這個地名出來的。

詞林摘豔的版本，今知者有：

（一）嘉靖乙酉（四年）張氏原刊本，凡分甲、乙等十集，每集有小引一篇。今藏長洲吳氏。此是原刊本，最精工可靠。（每頁二十行，行二十字。）

（二）嘉靖己亥（十八年）（三十五）張氏『重刊增益』本；分十卷，無小引。今藏吳興劉氏嘉業堂。（每頁二十四行，行二十四字。）

（三）萬曆間（？）徽藩刊本（未見），今藏長洲吳氏。

（四）萬曆二十五年內府重刊本，（每頁十八行，行二十一字。）

今有兩本，一藏故宮博物院圖書館，一藏北平圖書館。

第二本，即所謂張氏自己（重刊增益）本，頗可疑。其序也和嘉靖乙亥刊本大同小異：

詞林摘豔序

今之樂，猶古之樂，殆體製不同耳。有元及遼、金時文人才士，審音定律，作為詞調。逮我皇明，益盡其美。謂之今樂府。其視古作，雖曰懸絕，然其間有南有北，有長篇小令，皆撫時卽事，托物寄興之言。詠歌之餘，可喜可悲，可驚可愕，委曲宛轉，皆能使人興起感發，蓋小技中之長也。然作非一手，集非一帙，或公諸梓行，或祕諸謄寫。好事者欲遍得觀覽，寡矣。正德間，哀而輯之爲卷，名之曰盛世新聲，固詞壇中之快觀。但其貪收之廣者，或不能擇其精粗，既成之速者，或不暇考其訛舛。見之者往往病焉。余不揣陋鄙，於暇日正其魚魯，增以新調。不減於前謂之林，少加於後謂之豔，更名曰詞林摘豔，鈐梓以行。四方之人，於風月下，侑以絲竹，唱詠之餘，或有所考，一覽無餘，豈不便哉！觀者幸憐其用心之勤，恕其輕妄之罪。時嘉靖乙酉仲秋上吉東吳張祿謹識。

重刊增益詞林摘豔敘

蓋聞今樂猶古樂也，殆體製有殊，音韻有別，故胡元、遼、金騷人墨客，詳審音律，作為九宮樂府。逮我皇明，益盡其美。亦有『太平樂府』，『昇平樂府』，使小民童稚，歌於閭巷，以樂太平之治化。作非一入，集非一手，或梓行謄錄，欲遍覽而寡矣。正德間，分宮析調，輯之爲卷，曰：『盛世新聲』，固詞壇中之快觀者。但貪收之廣而成之速，未暇詳考。見者病